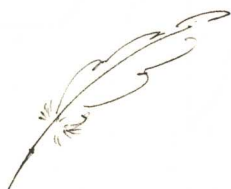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主编



[德]施莱尔马赫◎著

论柏拉图对话

Über die Dialoge Platons



NLIC 2970696703

黄瑞成◎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主编



论柏拉图对话

Über die Dialoge Platons



[德]施莱尔马赫 | 著

黄瑞成 | 译



NLIC 2970696703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柏拉图对话/(德)施莱尔马赫著;黄瑞成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0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6315-7

I. ①论… II. ①施… ②黄… III. ①柏拉

图(前427~前347)一语录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4524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1.5

定 价: 3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

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译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
- 3 克力同(罗晓颖译)
- 4 斐多(刘小枫译)

卷二

- 1 克拉底鲁(刘振译)
- 2 泰阿泰德(观溟译)
- 3 智术师(观溟译)
- 4 治邦者(张爽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译)
- 3 会饮(刘小枫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译)
- 3 希普帕库斯(乔戈译)
- 4 情敌(吴明波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译)
- 3 拉克斯(黄旭东译)
- 4 吕西斯(黄群译)

卷六

- 1 欧绪德谟(万昊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译)
- 4 美诺(郭振华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王江涛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王江涛译)
- 3 伊翁(王双洪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魏朝勇译)

卷八

- 1 克莱托普丰(张纓译)
- 2 王制(史毅仁译)
- 3 蒂迈欧(叶然译)
- 4 克里提亚(叶然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译)
- 2 法义(林志猛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译)
- 4 书简(彭磊译)

杂篇(刘锋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目 录

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1
中译者导言(黄瑞成)	2
德文版编者说明	37
哲学史讲义:苏格拉底与柏拉图(1819 - 1823)	
第二个时期 从苏格拉底开始	42
引言	42
第一阶段 体系化哲学的开端	42
第二阶段 苏格拉底哲学经柏拉图而初成	46
柏拉图翻译引论(1804 - 1828)	
第一部分第一卷	60
前记	60
总论	64
《斐德若》引论	93
《吕西斯》引论	110
《普罗塔戈拉》引论	114
《拉克斯》引论	126
第一部分第二卷	131
《卡尔米德》引论	131
《游叙弗伦》引论	134

2 论柏拉图对话

《帕默尼德》引论	136
第一部分之附录	150
《苏格拉底的申辩》引论	150
《克力同》引论	154
《伊翁》引论	157
《希琵阿斯后篇》引论	160
《希普帕库斯》引论	164
《米诺斯》引论	167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引论	168
第二部分第一卷	171
《高尔吉亚》引论	171
《泰阿泰德》引论	183
《美诺》引论	192
《欧绪德谟》引论	201
第二部分第二卷	207
《克拉底鲁》引论	207
《智术师》引论	217
《治邦者》引论	227
《会饮》引论	235
第二部分第三卷	245
《斐多》引论	245
《斐勒布》引论	256
第二部分之附录	263
《泰阿格斯》引论	263
《情敌》引论	266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引论	268

《默涅克塞诺斯》引论	273
《希琵阿斯前篇》引论	276
《克莱托普丰》引论	279
第三部分第一卷	281
《王制》引论	281

附 录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与注释	320
----------------------	-----

研究文献选目

中译本说明

在西方的柏拉图研究史上,施莱尔马赫是一位枢纽性人物,不仅奠定了柏拉图作品的现代德译本的基础,也深远影响了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柏拉图解释。

不过,施莱尔马赫并没有写过一本名为“论柏拉图对话”的专著——眼下这部专著其实是施莱尔马赫翻译柏拉图作品时写的总导引和为三十一篇对话所撰导引(即概要)的合刊,还收入了施莱尔马赫的《哲学史讲义》中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一节,在当今流行的德文版柏拉图全集中,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些导引。

中译本依据的是校勘-研究版(Meiner版),这个版本对勘过施莱尔马赫在世时亲自出版的两个版本,校勘精审。施莱尔马赫的德语是差不多两百年前的德语,尤其施莱尔马赫自己的体系哲学术语带有明显的艰涩个性,这给中译带来莫大的困难——黄瑞成教授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部难得的译作难免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色彩,我们并未按通常的编辑规范来要求他的中译文风和术语译法。

刘小枫

2010年6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中译者导言

黄瑞成

德意志民族的古典学术史,可以追溯至“德意志使徒”(Apostel der Deutschen)圣博尼法茨。^①此后,卡洛琳王朝的文艺复兴运动(karolingische Renaissance),则将古典文化传布到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卡尔大帝(Karl der Große)要求每一座教堂和修院设立学校与图书馆,用拉丁文传授“七艺”,^②通过收集、整理和抄录,保存了大量古代典籍。但德国古典学术的真正开端,则是文艺复兴运动伊始,由卡尔四世(Karl IV)所开启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百年高等教育运动”。从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在德意志地区先后建立了十多所大学,成为延续至今的德国古典学术重镇。在这些大学中涌现出的第一批德国人文主义古典学者,所治文本校勘、注疏、翻译、辞典编纂等古典学问,先后

^① 圣博尼法茨(Sanctus Bonifatius, 672/5 - 754/5),英格兰传教士,他在德国黑森州的富尔达(Fulda)等地所建立的修道院,成为德意志民族传习古典学术最早的知识机构。参见桑迪斯(Sir John Edwin Sandys)等编,《古典学术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卷一,页468-470。

^② 即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

涉及大部分重要的拉丁和希腊作家。^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延续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经院哲学传统,在希腊哲人中,重视亚里士多德超过柏拉图。

此后两百年间,相较于意、法、英等国,德国的古典学术在欧洲影响有限,而获得牛津、巴黎古典学者的承认,仍是德国古典学者的追求。到了18世纪,欧洲的古典学研究格局开始变化,随着德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一大批恰恰因为古典研究而成就斐然的启蒙哲人。^②进入19世纪,欧洲的古典学术格局完全改观,^③如果说“双桥版”(Editio Bipontina)柏拉图文集的出版,^④乃是德国古典学术领先欧洲古典学界的开端,那么,施莱尔马赫(F. D. E. Schleiermacher)的柏拉图翻译,特别是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引论”,则成为古典思想、特别是柏拉图哲学已然深入德语思想的标志。

① 1348年,卡尔四世在帝国首都布拉格(Prag)建立“布拉格卡尔大学”(Karls - Universität zu Prag),他本人热爱古典学术,与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彼特拉克(Petrarch)长期保持书信往来,积极推动文艺复兴运动。参见《古典学术史》,前揭,卷二,页250-275。在神圣罗马帝国治下,先后建立了维也纳(Vienna, 1365)、海德堡(Heidelberg, 1386)、莱比锡(Leipzig, 1409)、卢汶(Louven, 1425)、弗莱堡(Freiburg, 1457)、巴塞尔(Basel, 1460)、慕尼黑(Munich, 1472)、图宾根(Tübingen, 1477)等大学。

② 如莱布尼兹(Leibniz)、盖斯内(J. M. Gesner)、克里斯特(J. F. Christ)、温克尔曼(Winkelmann)、莱辛(Lessing)、维兰德(Wieland)、赫尔德(Herder)等。

③ 如伍尔夫(F. A. Wolf)、洪堡(Humboldt)、歌德(Goethe)、施勒格尔兄弟(A. W. and F. von Schlegel)、施帕丁(Sparding)、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海茵道夫(Heindolf)、贝克(I. Bekker)等。

④ 1781-1787年,德国双桥协会(Societas Bipontina),同时推出了斯蒂法努斯(Henricus Stephanus)版柏拉图著作和费奇诺(Marsilius Ficino)的拉丁文译本,计11卷,第一卷附有第欧根尼(Diogenes Laërtios)的生平介绍,单独出版的第12卷包括铁德曼(Dietrich Tiedemann)用拉丁文所作的柏拉图对话概述。

1804年,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第一卷出版后,古典语文学者波克^①随即发表评论说: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对希腊语和希腊传统的非凡洞见,看到最敏锐的语文学批评的全新结论;没有谁如此全面地理解了柏拉图,并告诉其他人将柏拉图作为柏拉图来理解。……

让我们为我们自己自豪吧,即使外国人会置之不理:因为,哪一个民族能像我们一样理解希腊方式呢?我们的近邻肯定做不到。^②

受施莱尔马赫激发,在文本校勘领域最多产的德国古典语文学

① 波克(August Boeckh, 1785-1867),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学研究领域中“历史-古文物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语法-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同为伍尔夫以后两位最重要的德国古典学家。他上承法国古典学传统,既有理论上的广博视野,又有坚实的古典语文基础,治学深受伍尔夫影响,尤重古希腊,而在古希腊领域,又深受施莱尔马赫影响,尤重柏拉图,对悲剧亦有精深研究。1807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811起任柏林大学“雄辩术与古典语文学”教授。参见《古典学术史》,前揭,卷三,页88-101。学生中影响巨大的有缪勒(K. O. Müller, 专治希腊神话与宗教)梅耶(Edward Meyer, 专治古代史)、舍费尔(Arnold Schaefer, 专治希腊演说家)等。

② 波克,“施莱尔马赫译《柏拉图文集》第一部分第一卷评论”(Renzension von Platons Werke von Schleiermacher. Ersten Theiles erster Band. Berlin, 1804),见《海德堡文学年鉴》(Heidelbergische Jahrbucher der Literatur 1),第五部,第1-3期(1808),页81-121。转引自兰姆,“施莱尔马赫作为柏拉图学者”,黄瑞成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华夏出版社,2009,页29注释1。“施莱尔马赫翻译的《柏拉图文集》在诸多方面都是德语语文学复兴的最高标志,旋即成为判断其他柏拉图研究的标准。”(兰姆,“施莱尔马赫作为柏拉图学者”,同上,页29)参见如波克对豪斯德(P. G. van Heusde)的《判断柏拉图的决定性标准》(Specimen criticum in Platonem, Leiden, 1803)的评论,见《耶拿大众文学报》(Jenaische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6, no. 1),1809年1-3月,页161-168(同上,页29,注释2)。

家贝克(Immanuel Bekker)^①从1810至1821年,遍历法、意、英、德等欧洲各大图书馆,对比现存柏拉图手稿,辑成柏拉图文集并辅以拉丁译文和评注,对话卷目划分则依循施莱尔马赫。贝克将他的柏拉图文本题献给施莱尔马赫,称他是“柏拉图的重建者”(Friderico Schleiermachero – Platonis Restitutori)^②。贝克的柏拉图文本校勘,反过来又裨益于施莱尔马赫随后的柏拉图翻译和修订,^③成为古典学人良性互动之典范。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关于《斐德若》(Phaedros)的地位及作品排序,很快就遭到赫尔曼(K. F. Hermann)等人的批评,^④但施莱尔马赫重视柏拉图作品的对话艺术形式的首创之功,得到赫尔曼的高度评价。^⑤半个世纪以后,狄尔泰(W. Dilthey)重新发现了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证明施莱尔马赫的解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① 贝克(1785-1871),著名古典语文学家F. A. Wolf(1759-1824)最钟爱的弟子。1810年擢升为柏林大学语文学教授,施莱尔马赫也于同年出任柏林大学神学教授。贝克编辑校勘了除古希腊悲剧和抒情诗之外的几乎全部古希腊文献,拉丁文献中他只编辑了李维(Livy)和塔西佗(Tacitus),对古典语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辑校勘的古希腊文本中最著名的有柏拉图、阿提卡(Attic)演说家、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和25卷《拜占庭史论总集》(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他的古典文本校勘参阅了当时欧洲存世的所有手稿,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比如他校勘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编码,为各国学者沿用至今。

② 施泰纳,“关于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的论争”,黄瑞成译,见《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前揭,页70。

③ 参施莱尔马赫,“第一卷第二版前言”(Vorrede zur zweiten Auflage des ersten Bandes)见《论柏拉图哲学》(Über die Philosophie Platons, ed. Peter M. Steiner,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6),页24。

④ 赫尔曼,“论柏拉图的写作动机”(Ueber Platon's schriftstellerische Motive),黄瑞成译,见《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前揭,页287-306。

⑤ 参同上。

通过他,对古希腊哲学的认识第一次成为可能。因为古希腊哲学的中心人物就是柏拉图;然而,他之所以能够被重新理解,靠的就是深入研究其对话的内在形式及其相互关系。^①

到了20世纪20年代,“第三波人文主义”(Dritten Humanismus)的奠基人耶格尔(Werner Jaeger),对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同样给予高度评价:

这部作品意味着对最伟大的古希腊哲学的完美复兴,从而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第一次分享到这份精神遗产。^②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1939年写成的短章“显白的教诲”(Exoteric Teaching)^③中,政治哲人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这样评价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引论”:

施莱尔马赫确立了柏拉图研究的模式,在此模式中,古典学问的传统仍然还受到注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将柏拉图对话录的自然秩序等同于对这些对话的一系列阐释。当施莱尔马

① 狄尔泰,《施莱尔马赫生平》(*Leben Schleiermachers*. 1. Bd. hg. v. M. Redeker. 1. Halbbd. (1768 - 1802), Göttingen 1970 [*Gesammelte Schriften*. XI-II. Bd. 1. Halbbd.]),页37。

② 耶格尔,《人文主义论文与演讲集》(*Humanistische Reden und Verträge*, Rom 1960),页129。参见施泰纳,“关于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的论争”,前掲,页67。

③ 关于成文日期,参迈尔,《施特劳斯的思想运动:哲学史与哲学家的意图》(*Die Denkbewegung von Leo Strauss: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Intention des Philosophen*, Stuttgart: J. B. Metzler, 1996),中译见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汪庆华等译,北京华夏版,2002,页62,注116。“显白的教诲”,陈建洪译,见《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赫引入这种模式时,仍然不得不详细讨论这样一个看法: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存在着两种教诲方式,即显白的和隐微的方式。在讨论这个看法时,他对柏拉图的文学手法作了五或六点极其重要而切实的评论。就我所知,这些评论的精微之处至今仍无可出其右者,亦无可与之媲美者。^①

20世纪50年代,主张所谓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unge-schriebene Lehre)的“图宾根学派”(Tübingenische Schule)崛起,^②矛头首指施莱尔马赫:

存在一种秘传的柏拉图的特别教诲……从古代到19世纪初一直被假定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正是施莱尔马赫的权威,在短时间内使这一根底深厚的观点几乎完全被封杀。如今回过头来看,令人奇怪的是,施莱尔马赫——通过发现对话形式(Dialogform),模糊了书写与言辞(Schrift und Wort)的区别——在其柏拉图译著引论中用短短十页的篇幅,居然能够左右行家的意见逾一个世纪之久。^③

且不论“图宾根学派”对施莱尔马赫的批评是否有理,既然施莱尔马赫“在其柏拉图译著引论中用短短十页的篇幅,居然能够左右行家的意见逾一个世纪之久”,足以证明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

① 见“显白的教诲”,同上。

② 由维朋(J. Wipperm)编辑的《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问题:理解柏拉图的原则性哲学论集》(*Das Problem der ungeschriebenen Lehre Platons. Beiträge zum Verständnis der platonischen Prinzipienphilosophie*, Darmstadt 1972),用半个世纪的论文汇集交代了这个问题;亦参芬得利(J. N. Findlay),《成文与未成文的学说》(*The Written and Unwritten Doctrines*, London 1974)。

③ 克雷默(H. J. Krämer),《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Arete bei Platon und Aristoteles*, Heidelberg, 1959),页18。

释的巨大影响力。

晚近,美国学者兰姆(Julia A. Lamm)在其《施莱尔马赫作为柏拉图学者》一文中指出:“关于施莱尔马赫的这一伟大成就,英语学界仍处于相对无知的状态。”^①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汉语学界。面对施莱尔马赫这样一部自十九世纪以来为诸多古典学者引为权威,且至今仍高居德语柏拉图译本销售榜首的译著,仔细揣摩施莱尔马赫的德语译文,必将大益于柏拉图作品汉译,而详细梳理施莱尔马赫译著“引论”中的柏拉图解释,对于汉语学界方兴未艾的柏拉图研究,意义尤为重大。

本文的任务是对施莱尔马赫柏拉图译著“第一部分第一卷”之前的“总论”(Einleitung, I 1)作评注式研究,从六个方面分析“总论”对柏拉图“对话-哲学”的总体看法:一,历史与著述;二,形式与内容;三,显、秘之分;四,体例划分;五,真、伪之辨;六,对话的内、外在关系和排序。

一 历史与著述(1、2^②)

“总论”开篇,施莱尔马赫首先批评柏拉图的希腊文本惯常将第欧根尼(Diogenes Laërtios)《名哲言行录》^③中的“柏拉图生平”放在前面的传统做法,说“只有对老传统的盲从,才会奉承一部毫无见

① 兰姆,前揭书,页17。

② 这里的数字指施莱尔马赫柏拉图译著第一部分第一卷1817第二版“总论”中的段落划分,参施莱尔马赫,“总论”(Einleitung, I 1),见《论柏拉图哲学》(*Über die Philosophie Platons*, ed. Peter M. Steiner,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6),页25-69。亦参中译本“总论”,页24-53。

③ 《名哲言行录》(*Leben und Meinungen berühmter Philosophen*),写于公元前三世纪(H. S. Long 版, Oxford 1964,德译本出自 O. Apelt, 1921,第二版, 1967)。